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 第十二回 退之祈雪上南壇 龍王躬身聽號令

黃芽白雪不難尋，達者須憑德行深。 四象五行全藉土，三元八卦豈離壬。
煉成靈質人難識，消盡陰魔鬼不侵。
欲向人間留秘訣，未逢一個是知音。
不說湘子出門去了，且表唐憲宗皇帝登極以來，田禾豐熟，萬民安堵。
不料這二年旱魃為災，雨雪不下，井底無水，樹梢生煙，百姓俱不聊生。

乃傳旨諭諸大臣道：「朕即位四年，禾生兩穗，麥秀雙歧。二年以來，朕躬不德，上天示警，以致樹木焦枯，井泉乾涸，野無青草，戶絕炊煙。爾文武百官，誰人肯領我旨，去南壇祈求雨雪？若在半月之內，祈得雨雪下來，官上加官，職上加職；若求不下來，是天絕朕命，情願搭起柴棚，身自焚死，以謝下民，以答天譴。」退之道：「臣韓愈願領旨到南壇祈雪。若祈不雪來，臣甘自焚，以謝陛下。」林學士道：「臣林圭願領旨監壇。若韓愈祈不雪來，臣甘同焚，以報陛下。」憲宗見說，龍顏大喜：「二卿用心前去，以副朕懷。」

退之與林圭兩個出得朝門，便叫張千吩咐長安縣整備五方旗幟，點撥執事人員，俱在南壇伺候；一應官民人戶，各各焚香點燭，向空祈禱。張千吩咐已畢。

那湘子在雲端內聽見這個言語，便道：「原來叔父與岳父要往南壇祈求雨雪。這般天氣，如何得有雪下來，我明日就到那裡去度他一番，再作計較。」又道凡夫肉眼不識神仙妙用，即便改變形容，脫換衣服，把花籃懸在手腕上，漁鼓筒子拿在手中，一路裡唱著道情到南壇去。遠遠望見五鳳樓前彩旗高掛，香案端嚴；戶戶門前供奉龍王牌位，小缸滿貯清水，四圍插下柳枝、樹葉、香花；燈燭擺列停當。街坊上老的、小的都在那裡仰天而告。湘子便走近前，假意的高叫道：「列位賢良，貧道稽首。你眾人擺著香案，莫不是迎接我大羅仙麼？」眾人抬頭，看見湘子面黃肌瘦，醜陋不堪，便道：「小道童，快休說這般大話！你也曉得一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麼？如今天氣亢旱，民不得生，皇上差韓老爺、林老爺上壇祈求雨雪，故此擺列香案，禱告天地。」用手一指，道：「兀的不是韓老爺來也！」湘子閃在一邊看時，那退之朝衣象簡，端端肅肅坐在馬上，前面頭踏一對對呵喝而來，十分齊整。那林學士也是朝衣象簡，恭恭敬敬，迤邐隨後。湘子看了一會，乃走上酒樓，沽一壺美酒，自斟自飲，自唱自歌。他唱的是一闕《雁兒落》：

看青山綠水沉，見松柏常依舊。石崇萬貫財，彭祖千年壽；究竟來歸何有！我每日常安樂，朝朝得自由，快活無愁，萬事皆成就。舒展那自由，飲數杯長生不老酒。

湘子飲酒中間笑道：「叔父，叔父，你是個凡人，如何祈得雪來？卻不枉費朝廷錢糧，百姓辛苦。我且過幾日去代他祈一天雪，顯出手段與他看，才好度他。」

果然這韓退之同林學士在南壇上虔誠祈禱，晝夜加修，荏苒已過十有二日，不要說雪，就是雲，天上也沒有一點半片。退之憂悶倍增，林圭焦煩愈甚。沒法處置，只得張掛榜文，通行曉諭。那榜如何寫的？但見：

刑部尚書韓翰林學士林為祈禱事：照得天時亢旱，泉水焦枯；土著居民，旅遊商賈，俱各逃生，不安故業。見今祈禱，無法感通。為此榜示：不論仕宦軍民、行商坐賈、雲遊僧道、居士山人，真有德行法術，會祈雨雪者，當率文武百官，禮請登壇。如果應驗，奏聞給賞。

右榜諭眾知悉榜文張掛方完，東門外有一個老兒，姓王名福，立在榜邊，看得明白，轉身回去。恰好湘子抱著漁鼓，歌唱而來。簡板上寫著「出賣瑞雪」。這王福走得眼花烏暗，抬頭看見湘子的簡板，便扯住湘子道：「師父，你有雪賣？賣些與我。」湘子道：「你真要買？說下銀錢，我便叫他飛下來賣與你。」王福道：「你這道人，想是瘋顛了。這般大旱，皇帝命百官在南壇祈禱了十多日，還不能夠一點雪來，你敢說叫他飛下來賣與我，豈不是瘋顛的說話！」湘子道：「我倒不瘋，風雲雪月都在我兩袖中。只怕那官兒祈不下雪，唐皇發怒不相容。」王福道：「既有如此手段，便到南壇祈一天大雪。待韓老爺奏准，朝廷敕封你做個國師，起造一所道院與你居住，豈不是一場富貴。」湘子道：「我不要封做國師，起造道院，只要韓老爺千萬兩黃金，一百斜明珠，便替他祈一天大雪。」王福道：「師父，瓶兒罐兒也是有耳朵的，那韓老爺一清如水，那裡得有這許多金珠送你！」湘子道：「他既然清廉沒有錢，我便做個舍手傳名的事，只要他率領百官，一步一拜，請我登壇，包得揚手是風，合手是雪。」王福道：「韓老爺奉皇上聖旨，為萬姓痲瘋（音洞觀），便一步一拜，他也是肯的。只怕師父沒有這般手段。」湘子道：「手段倒有，只是沒人去對韓老爺說，叫他一步一拜來請我。」王福道：「師父，你是那裡來的？姓恁名誰？說得明白，我好去報與韓老爺知道。」湘子道：「我是終南山來的，喚做卓草道人。」王福道：「終南山離我京師有多少路程？」湘子道：「十萬里多些兒路程。」王福道：「師父一路裡抄化將來，也走了幾個月日？」湘子道：「我早來早到，晚來晚到，那消幾個月日。」王福道：「我只聽得人說，世上有乘雲駕霧的仙人，眼睛實不曾見。師父這般小小年紀，難道會得駕雲？」湘子道：「我雲不會駕，只是足下生雲。」王福道：「師父休要取笑，我老人家吃鹽比你吃醬還多，你怎麼把那沒巴臂的話來哄我？」湘子道：「我從小兒老實，再不會說一句謊的。」王福便乃吩咐街坊上眾人道：「列位上下，仔細看著這位師父，安排些好酒好食款住他，不要放他走了。待老拙跑去報與韓老爺知道，便來請他。」街坊人眾道：「老尊長請自便，只要走快些，不要逢人說話、著處生根才好。」王福吩咐已罷，拽開腳就跑，一逕跑到南壇門處。正是：

一心忙似箭，兩腳走如飛。

王福跑得面紅氣喘，立腳不牢，一堆兒蹲在地上。那南壇外把門的職官，見王福這般模樣，便攔住他問道：「老頭兒，急急忙忙跑到這裡，要見那一位老爺，告恁麼狀？這兩日各位老爺齋戒，一應詞訟都不准理。你空跑這一個用直了。」王福喘吁吁的答應道：「我也不告狀，我也沒有詞。只因朝廷洪福齊天，文武百官造化，這方黎庶災星該退，感動得上天降下終南山一位道童，頭挽雙丫髻，身穿粗布衣，手持漁鼓，簡板上寫著『賣雪』，年紀不上二三十歲，他說上壇之時，揚手是風，合手是雪。小老兒不敢隱藏，特特跑來稟過眾位老爺，快去請他來做法師。」把門官問道：「你老頭兒叫做恁麼名字？」王福道：「小老兒叫王福。」把門官便領了王福，直到廳階下面，跪著稟道：「上老爺，方才張掛榜文，這老兒來說長安街市上有一個道童，簡板上寫著『出賣風雲雨雪』，老兒問他果有手段沒有，那道童說：『請我上壇，包得就有雪下』，故此這老兒來見老爺。」退之聽說，十分歡喜，便問王福道：「道童如今在那裡？」王福上前應道：「是小老兒留在家中。」退之就叫錦衣衛官同一員旗牌官去請湘子。

他兩個同王福出了南壇，來到東門外，看見有百十餘人圍定著湘子。他兩個分開眾人，打一看時，吃了一嚇，扯扯王福道：「南壇中見有許多法官，一個神充氣壯、道行高強的還沒有手段法術祈得雪來，這般一個道童，性命也活不久長的，那裡有恁麼手段！你保舉他？」湘子聽見錦衣官的說話，便呵呵笑道：「官長休得小覷人，那壇中枉有許多法官，把與小道做徒弟也用他不著。」錦衣官轉口道：「眾位老爺著我二人來請先生上壇祈雪，救濟萬民，望先生早行動些，以免懸望。」湘子道：「既來請我，我豈不去？官長請先行，我隨後便至。」錦衣官道：「這是脫身之計了。」開口未完，湘子化陣清風就不見了。錦衣官驚得面如土色，一把扭住王福道：「老官人，不是我得罪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，今日這場禍事，你自去見韓老爺分說，我們不替你擔這干係。」王福合口不來，只得跟他兩個同走。一路上，如牽羊入市，一步不要一步，扯扯拽拽，才到南壇。

不想湘子先坐在大門上。錦衣官看見湘子坐在那裡，便指與王福道：「那坐的不是道童？真好古怪。」王福把手揩一揩眼睛，

近前一步道：「師父從那裡先走了來？把老拙魂靈都嚇得不在身上。」湘子道：「老官人不必耽憂。我出家人走動如風，那裡比得你們搖擺。我說一是一，決無虛言。官長放這老官人先回去罷。」錦衣官依言，便放了王福的手。那王福如脫網的魚、高籠的鳥，不顧著腳步高低，性命死活，一逕跑了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湘子問錦衣官道：「官長，這三座門為何一高二低，側首又開這扇小門？」旗牌官道：「中間那座高的是龍鳳門，皇帝御駕來才從此門進去，一年只開得一次；兩邊低的是文武百官走的甲門。」湘子道：「官長，我今日從那一門進去？」旗牌官道：「師父，三座門都不是你走的。我領你從側首小門裡進去。」湘子道：「我出家人左肩青龍，右肩白虎，前有朱雀，後有玄武，豈可從小門裡走動？你開中門，我才進去。」錦衣官大驚失色，道：「禮部尚書專管轄天下僧道的也走不得中門，你不過是一個方士道童，誰敢開中門放你進去？」湘子道：「僧道也有貴賤，豈可繁華一例看？若不開中門，我便走了回去，那個敢阻擋得我住！」錦衣官暗道：「手段不知若何，且是要四司六局，待他祈不得雪來，然後去奈何他，不怕他走上天去。」當下吩咐旗牌官道：「你們仔細看著他！我進去稟過老爺又處。」那錦衣官到裡面稟道：「終南山道童已請在門外，只是膽大得緊，小官不敢說。」退之道：「他怎麼樣膽大？說來我聽。」錦衣官道：「他到得門首，便立住了腳，問：『這三座門為何中間高，兩邊低，旁邊又開這扇小門兒？』小官說：『中間是上位爺爺行走的，故此高；兩邊是文武東西各位老爺出入的，故此比中間略略低些；這扇小門乃是雜色人往來的。如今師父要從小門裡進去，見各位老爺。』那道童說：『開了中門，我才進上去。』若不開中門，他決不進來。叫老爺另請別人祈雪。小官不敢擅便，但憑列位老爺上裁。」退之聽說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喝叫左右：「去拿那道童進來！著實打他四十大棍，追他度牒，解還原籍去。」林學士拱手說道：「韓大人不必發惱。那道童敢出大言，必有大用，如今正是要緊用人時節，何必瑣瑣與他計較？俗語說得好：『殺私牛，賣私酒，不犯出來是高手。』學生與親家奉著聖旨，為著萬民，今日私開禁門，請他進來祈得一天好雪，就是皇上見罪，也自甘心，況且文武官員都在這裡看見的，又不瞞了那一個，誰人敢在上位面前道個不字？但若皇上知道見罪，都是學生承當。」退之依了林學士言語，叫張千：「去揭下封皮，開了中門，放那道童進來。」

張千走到門外，去請湘子。看見湘子十分醜陋，不像一個神仙，便道：「先生，一來今日用人之際，二來你的造化到了，眾老爺特開了中門，等你爬進去。」湘子道：「我又不是烏龜，怎麼說爬進去？」張千道：「先生年紀小，身材短，這中門門檻高得緊，怕先生跨不過去，故此說個『爬』字，休要見罪。」湘子道：「長官，貧道住在山中，多見樹木，少見人煙，那得福分在禁門內出入！煩長官去請眾位老爺出來，接我一接。」張千道：「出家人吃一巴二，肯開中門許你出入，已是過分了；又思量要各位老爺出來迎接，豈不是自討死吃！」湘子笑道：「你老爺來求我，不是我來求見，若迎接我進門祈下雪來，也是你老爺的造化，怎麼說我自尋死路？」張千隻得又到廳前，稟退之道：「那道童無福走大門，要眾位老爺去接引他進來。」退之又大怒道：「怎麼野道童敢裝出這許多模樣，快把鐵鏈去鎖押他來見我！」林學士道：「韓親家不消動氣。禁門且開了讓他走，我和你接他一接，也不過是為國為民，那裡便打落了我們紗帽翼翅？豈不知漢時韓信不過是膀上辱夫，高祖築壇拜他為將，然後逼得項羽烏江自刎，田橫海島身亡，成就了漢朝三百餘年基業。那道童雖比不得韓信，我們也須學周公一飯三吐哺，一沐三握髮，禮賢如渴的意思才妙。今日便屈抑這一遭兒，有何妨害？」退之聽言，只得與林學士同走出壇門外頭，去迎接湘子。兩邊廂排列著百十員文武官僚，丹墀內齊站著千餘輩法師僧道。旗牌官跑上前，叫湘子道：「師父好造化，韓老爺出來接你。你快快起身接上前去。」湘子全然不理，直待退之與眾官走近面前，他才起身說道：「列位大人，貧道稽首。」林學士並眾官各還他一禮。退之只做不見，不還他禮。湘子指著丹墀下問道：「這許多僧道在此何干？」林學士道：「這都是祈雪的法官，先生休輕觀他們。」湘子鼓掌笑道：「這群人睡臥也不知顛倒，飲食也不知饑飽，怎麼也來祈雪？」林學士道：「因這伙人祈不下雪來，故此啟請先生上壇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幾時要雪？」林學士道：「聖上限在半月之內要雪，學生們祈禱也是十三日了，只在明日下雪便好。」退之道：「玄門有二十四樣祈禱，你是那一門法術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是五雷天心正法。」退之道：「要備辦那幾行物件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，貧道只用新桌子十張，黃旗十把，執旗童子十人，瓦甕十個，蘆席十條，擺列壇前聽用；再用豬頭一個、酒一壇，饅頭十個，待貧道登壇取用。」退之道：「一壇神將，怎麼用一個豬頭祭他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休管，祭得祭不得，只要雪下便罷。」退之道：「若求得雪來，我奏准朝廷，另排筵宴，重封官職，決不慢你。」湘子道：「貧道久住山林，只吃慣黃齋淡飯，吃不得御宴糟食；只曉得擊拳捫訊，不曉得諂媚足恭。」退之怒而又笑道：「這道童只說些傷時言語。」便留湘子在壇內齋房歇息。

到得次日，諸色物件俱已齊備。果然退之與林學士率領百官，禮請登壇。湘子吩咐：「把桌子按五方擺下，每方兩張，桌子疊做高的，上面放一隻瓦甕，下面也放一隻瓦甕，甕中滿貯清水，把蘆席蓋在上頭。」兩個道童，各按方色執定旗號，立在桌子旁邊，聽候湘子行持法事。那湘子行行然走上壇去，把兩袖捲起，將酒滿飲一懷，又將豬頭、大饅頭扯碎了，虎食狼吞吃一個罄盡。眾官僚及僧道法官人等只說湘子自家吃了，誰知他暗裡賞了天將。

湘子開口道：「貧道酒醉食飽了，要新蓆子一條、枕頭一個、大被一牀，待貧道穩睡一覺起來，與大人祈雪。」退之道：「列位大人請看，這道童只有騙酒食的手段，那裡會得求雪！」林學士道：「親家且不要忙，只問他幾時有雪就是。」退之便問道：「先生睡了，幾時得有雪下來？」湘子道：「巳時起風，午時有雪，直下三尺三寸才住。」退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先生隱睡。」大家暗笑不止。

那知湘子不是要睡，乃是睡功祈禱。睡在席上，鼾聲如雷，汗出如雨，陽神直到南天門外。把門天將問道：「韓神仙，你去度沖和子，度到那裡了？」湘子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，還不曾有影哩。」天將道：「你此來有何事故？」湘子道：「有件緊急公文，要見玉帝哩。」天將乃引湘子直上龍霄寶殿，朝參玉帝。湘子把退之南壇祈雪的事備奏一遍。玉帝忙傳旨意，宣四海龍王、兩師、風伯都隨著湘子，要揚手是風，合手是雪，不得違誤。湘子便領了眾神，回到南壇聽候指使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退之一行官宰並許多法師，只等巳時起風，午時下雪。看看日已傍午，湘子猶然鼾睡，不見風起，大家叮叮咚咚，吩咐叨叨，都在那裡說笑。

那些法官道：「我們自幼學習五雷天心正法，還求不得一點雪來。他這模樣，又不見書符念咒，紅蛟蛟這輪日頭，須得尋一個大鵬金翅鳥來遮住了他，不然縱是神仙，也不能夠午時下雪！」說笑中間，忽然湘子醒來，立在壇上，叫退之道：「韓大人可同眾人退在廊下向西北方跪著，等候東海龍王送雪來。」退之道：「從古以來，彤雲布，朔風旋，方才像下雪的光景，這般日色皎潔，玉宇清明，風也沒有一陣，如何能夠有雪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你說沒風，要風打怎麼緊！」便在西首童子手中拽一把旗來，向西北角一招，叫道：「西海龍王敖英，怎的不起風？」叫聲未罷，以見半空中彤雲靄靄，一氣颼颼，東南雲長，樹枝剪剪搖頭，西北霧生，塵土紛紛撲面。那西海龍王敖英躬身喏道：「韓神仙，這不是風？」刮喇喇一陣卷將過來，真好大風。排律為證：

刮刮走埃塵，颼颼過樹林。海翻銀浪闊，山滾石頭沉。
駿馬嘶長道，蘭房墜繡針。飛鳶落雙翮，池水逆游鱗。
黃葉蟠空舞，青山掃見根。泥神吹倚壁，金殿響懸鈴。
行路難回首，疏簾掛不成。這般風作雪，那怕不繽紛。

又詩云：

一陣西風萬葉飄，園林樹木折枝腰。

上方刮倒婆婆樹，下方吹倒趙州橋。

風過處，湘子問道：「列位大人，這風是那裡來的？」退之道：「聖上的洪福，天地的靈感，眾人的造化，方才有這陣風。」湘子笑道：「早是未曾下雪，就把我的功勞先塗抹了。」林學士道：「日將過午，有風無雪，如之奈何！」湘子又在東首童子手中拽一把青旗，向東南角上招颼，叫道：「東海龍王敖閏，怎的不送雪來？」只見那青旗展處，白茫茫，蝴蝶群飛，撲簌簌，鵝毛亂

灑。東海龍王近前喏道：「韓神仙，這不是雪？」果然好一場大雪。有賦為證：

柳絮漫漫，梨花片片。四下裡亂扇鵝翎，一地裡碎剪冰紈。投林鳥迷離，滿目瑤瑤；出洞蛟錯認，五湖窄淺。玉碾就，白玉樓台，銀妝成銀絲亭閣。壓得梅花不放，稍埋了多少無名草。妝獅子，勢雄豪，疊彌勒，開口笑，果然是，日月無光冷氣生，撒開鉛汞蓋紅塵。寒江凍合漁舟道，掩上柴扉撇卻春。

詩云：

片片舞悠悠，空中落未休。

馬嘶輕粉地，車碾白泥溝。

公子高樓賞，經商旅邸憂。

光搖銀海日，凍合使人愁。

那雪下夠有半日，就像下幾日的一般，堆山積海，塞井填河。眾人見了，無不歡天喜地，頂戴湘子。湘子道：「雪有三尺三寸，儘夠用了。」林學士便叫張千取尺來量一量，看有多少。張千笑對湘子道：「師父，量得少了，你須沒了功勞。」果然張千拿一條尺來，望高處插下去，分毫也不多；望低處插下去，巧巧的分毫也不少。都是三尺三寸。眾官道：「這雪是那個祈來的？」退之道：「是皇上德蔭，眾姓虔心，感得上蒼降這大雪。」湘子道：「這雪是貧道呼喚龍王送來的，怎的不帶挈貧道說一聲？」退之道：「龍王在那裡？眼前就掉這般大謊！」湘子道：「龍王現在空中，大人不信，我喚他現出真身，與眾位一看，只怕驚了列位大人。」退之道：「有怎麼驚！若龍王不現出身子來，我把你送上柴棚，活活燒死你，以杜左道妖術，惑世誣民！」湘子便把黃旗望空中一招，喝道：「四海龍王，速現真身，毋得遲誤！」喝聲未絕，只見半空中四個龍王齊斬斬盤旋飛舞，兩旁蝦精蟹將蟹師魚侯不計其數。城內城外的百姓，老老小小，沒一個不看見，驚得亂竄，吶起喊來。把這文武百官嚇得癡呆懵懂，腳也移不動一步。湘子笑道：「韓大人，這是龍王不是？」林學士道：「龍王這般模樣，倘或作起風波，豈不害了百姓？先生是上界大仙，怎與凡人鬥氣，快請龍王退去罷！」湘子依言，又把黃旗一搖，喝聲道：「去！」只見一天光皎潔，萬里靜風煙。退之自覺慚愧，便叫張千取十匹大布送與湘子。湘子道：「貧道用他不著，請大人留下湊賞守邊將士。」退之道：「拿去做件衣服遮身，煞強如弔著羊皮樹葉。」湘子道：「貧道衣破人不破，饑時吃飯飽時做，少柴無米不憂煎，寬袍大袖倒難過。」退之道：「你既不要布，待我奏聞朝廷，重加旌賞。」湘子道：「我也不圖施賞，只要大人棄官，跟我修行學道，心願足矣。」退之大怒，叫人拿他來打。湘子道：「不消打貧道。大人不肯修行也罷，只怕他日大人遇著的雪比今日還大哩！須牢記取，後日是大人壽辰，貧道當來相賀，萬勿見拒。」退之道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我也不做生辰，你也免勞下顧。」湘子拍手呵呵，踏著大雪而去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今朝祈下漫天雪，顯得君臣福壽齊。

畢竟不知湘子去慶生日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